

中·国·书·籍·国·学·馆

全四卷

第二卷

二十四史

精 华

《中国书籍国学馆》编委会 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书籍国学馆

全四卷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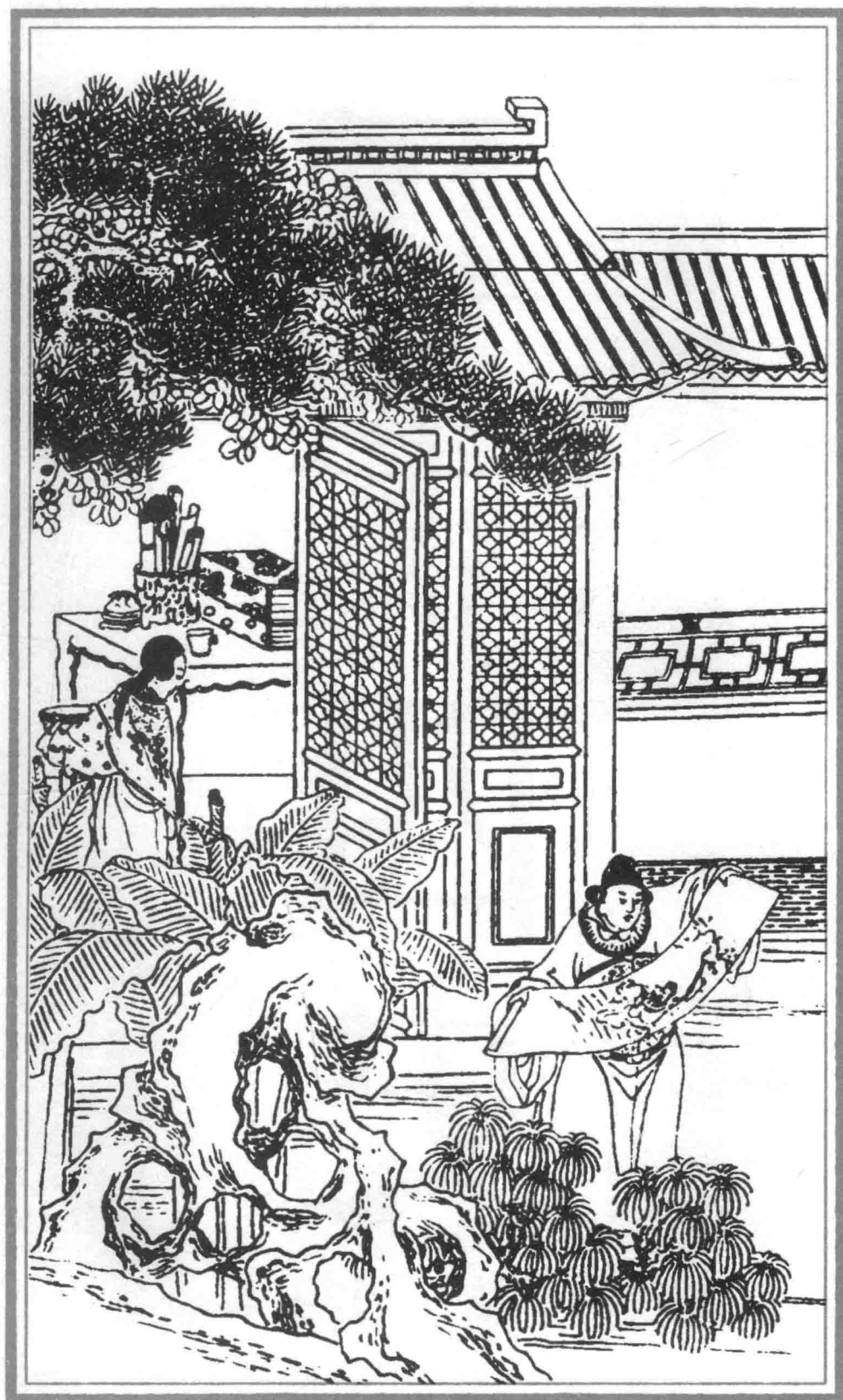
二十四史

精 华

《中国书籍国学馆》编委会 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范晔传

范晔字蔚宗，顺阳人，车骑将军泰少子也。母如厕^①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

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高祖相国掾，彭城王义康冠军参军，随府转右军参军，入补尚书外兵郎，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②召为秘书丞，父忧^③去职。服终，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道济北征，晔惮行，辞以脚疾，上不许，使由水道统载器仗部伍。军还，为司徒从事中郎。顷之，迁尚书吏部郎。

元嘉九年冬，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④并集东府。晔弟广渊，时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许，夜中酣饮，开北牖^⑤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在郡数年，迁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兄勗为宜都太守，嫡母随勗在官。十六年，母亡，报之以疾，晔不时奔赴，及行，又携妓妾自随，为御史中丞刘损所奏，太祖爱其才，不罪也。服阕^⑥，为始兴王浚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及浚为扬州，未亲政事，悉以委晔。寻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译文】范晔，字蔚宗，顺阳人，车骑将军范泰的小儿子。母亲上厕所时所生。由于出生时头坠地被砖碰伤，所以小名称作「砖」。后来又过继给伯父范弘之，世袭武兴县五等侯。

范晔自幼好学，广读经史著作，擅长做文章，又能写隶书，通晓音律。十七岁时，州府召他做主簿，没有就任。高祖即位后，先后做过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的冠军参军，又随刘义康迁转而转任右军参军，入朝任尚书外兵郎，又出任荆州别驾从事史。不久被召回做秘书丞，因父亲过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任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兼任新蔡太守。檀道济讨伐北魏时，范晔因害怕出征故意以脚病推辞，皇帝没有批准他，派他由水路用船押运兵器和部队。北征军回来之后，范晔任司徒从事中

【注释】①如厕：上厕所之意。②寻：不久。③父忧：这里指父亲过世。④僚故：指僚属和故吏。⑤牖：窗户。⑥服阕：服丧期满。

郎；不久，又被迁调尚书吏部郎。

元嘉九年冬，彭城王的母亲彭城王太妃逝世，下葬的头天晚上举行祭祀路神的仪式，义康的僚属和故吏都集合在东府。当时范晔之弟范广渊任司徒祭酒，这一天正在值班。范晔和司徒左西属王深住宿在弟弟那里，开怀畅饮一直喝到深夜，并且打开北窗听挽歌取乐。刘义康大为震怒，贬范晔去宣城做太守。范晔因仕途不得志，于是截取和采集众家所作的《后汉书》撰写合成一部新作。在宣城几年之后，范晔转任长沙王刘义欣镇军长史，加号宁朔将军。其兄范晔为宜都太守，范晔的嫡母随范晔在宜都。元嘉十六年，嫡母去世。之前范晔写信告诉范晔说母亲病重，范晔没有及时赶去，快要出发时，他又因随带歌伎小妾，被御史中丞刘损奏参。宋文帝爱惜他的文才，并没治他的罪。丧期服满后，他又任始兴王刘浚后军长史兼南下邳太守。刘浚治理扬州时，从来不亲自处理政务，一切全都委托给范晔。不久范晔又升任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善弹琵琶，能为新声^①，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②，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

①新声：即新曲。
②讽以微旨：这里指皇上委婉的暗示。
③保持：保护。
④无因：指没有机会。
⑤博：在本文是指赌博。

初，鲁国孔熙先博学，有纵横才志，文史星算，无不兼善。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初熙先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赃货得罪下廷尉，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保持^③之，故得免。及义康被黜，熙先密怀报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谁可动者，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而熙先素不为晔所重，无因^④进说。晔外甥谢综，雅为晔所知，熙先尝经相识，乃倾身事综，与之结厚。熙先藉岭南遗财，家甚富足，始与综诸弟共博^⑤，故为拙行，以物输之。综等诸年少，既屡得物，遂日夕往来，情意稍款。综乃引熙先与晔为数，晔又与戏，熙先故为不敌，前后输晔物甚多。晔既利其财宝，又爱其文艺。熙先素有词辩，尽心事之，晔遂相与异常，申莫逆之好。始以微言动晔，晔不回，熙先乃极辞譬说。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此激之曰：『丈人若谓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与丈人婚，为是门户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为之死，不亦惑乎？』晔默然不答，其意乃定。

譯文

范晔身高不到七尺，又肥又黑，眉秃须疏。但他很会弹奏琵琶，自己能创作出流行的曲调。当今皇上多次想听他的演奏，予以暗示，而范晔故意装作不知，始终不肯。一次宴会上，皇帝喝酒喝得很高兴，对范晔说：「我想放歌一首，你来为我演奏。」范晔这才弹奏。然而皇帝的歌声一落，范晔的琴声即止。

此前，鲁国人孔熙先博学多能，才气纵横，对于文史星算没有什么不深通的。他官居员外散骑侍郎，地位卑微不受人重用。当初，熙先的父亲孔默之在广州担任刺史，由于贪赃受贿获罪将交付廷尉查处，因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庇护他才得以免罪。后来刘义康遭到贬黜，孔熙先密怀报恩之心，准备邀结朝中大臣起事，但却不知朝中大臣谁可以被说动，因范晔对朝廷心怀不满，便打算拉拢他。然而熙先平时不受范晔重视，没有机缘前去游说。范晔的外甥谢综很受范晔赏识，孔熙先曾经和谢综相识，于是就一心亲近谢综，想和他结下深厚的交情。孔熙先凭借他父亲在岭南遗留的财产，家业十分富足，便开始和谢综兄弟一起赌博，故意表现得十分笨拙，把钱财输给他们。谢综兄弟们都年轻，既然屡屡赢得财物，便天天同孔熙先往来，情意逐渐融洽。谢综便把孔熙先推荐给范晔，范晔和孔熙先赌博，孔熙先又故意装作不是对手，前前后后输给范晔很多财物。范晔既贪图孔熙先的财宝，又爱惜他的文才和技艺。孔熙先素来善于辞令，又尽心侍奉范晔，于是范晔待他不同于一般，结成莫逆之交。孔熙先开始用委婉的话来说动范晔，范晔没有理睬，孔熙先便想尽言辞多方譬说。范晔的家风素来不正，招人议论，朝廷内外都知道，所以范氏门第虽然显贵，可是皇室不肯同他家结为姻亲。孔熙先借此来激他说：「您如果认为朝廷优待您，但为什么皇帝不愿跟您结亲，难道是因为不门当户对吗？人家对待你像对待猪狗一样，您还想着为他效忠，不是很糊涂吗？」范晔沉默不答，但其谋反之心已定。

时晔与沈演之并为上所知待，每被见多同。晔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尝独被引，晔又以此为怨。晔累经义康府佐，见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离。综为义康大将军记室参军，随镇豫章。综还，申^①义康意于晔，求解晚隙，复敦往好。晔既有逆谋，欲探时旨，乃言于上曰：「臣历观前史二汉故事，诸蕃王政以诋诅幸灾，便正大逆之罚。况义康奸心衅迹，彰著遐迩^②，而至今无恙，臣窃惑焉。且大梗常存，将重阶乱，骨

①申：表明之意。
②彰著遐迩：远近皆知。
③信念：即信任。
④潜结：暗中勾结之意。
⑤规：即

肉之际，人所难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上不纳。

熙先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驾，当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以为义康当之。综父述亦为义康所遇，综弟约又是义康女夫，故太祖使综随从南上，既为熙先所奖说，亦有酬报之心。广州人周灵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万钱与之，使于广州合兵。灵甫一去不反。大将军府吏仲承祖，义康旧所信念^⑤，屡衔命下都，亦潜结^④腹心，规^⑤有异志。闻熙先有诚，密相结纳^⑥。丹阳尹徐湛之，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过子弟，承祖因此结事湛之，告以密计。承祖南下，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晔，云：『本欲与萧结婚，恨始意不果。与范本情不薄，中间相失，傍人为之耳。』

譯文

范晔和沈演之在当时都受到皇帝的赏识厚待，两人常常同时被召见。召见时，范晔如先到，皇上一定要等沈演之到一同召

见，而沈演之若早到，却往往单独被召见，范晔又因此心怀怨恨。范晔长期担任刘义康的佐僚，曾受义康的厚待。等到被贬做宣城太守之后，范晔对刘义康就不再是一条心了。谢综做刘义康的大将军记室参军，随从镇守豫章。谢综回家时，向范晔传达义康的心意，希望范晔能与他消除过去的嫌隙，重修旧好。范晔既有反意，就想探听皇帝的意旨，于是便向皇帝进言说：『我从头至尾阅读前代两汉时期的历史，各封国藩王用妖言诅咒幸灾乐祸，朝廷就治以大逆不道之罪。如今刘义康谋反的奸险之心，谋叛之迹，远近皆知，可是直到今天还安然无事，我私下里迷惑不解。何况大害久存不除，将会引起祸乱，本来骨肉亲人间的关系，局外人是很难说话的。不过我受皇恩深厚，所以才冒死吐露真诚。』皇帝没有采纳。

熙先熟知天文，说：

『太祖将死于骨肉相残的非常变故。江州地方应该要出天子。』认为这新天子应是刘义康。谢综之父

谢述也受到刘义康的知遇，谢综之弟谢约又是刘义康的女婿，所以太祖让谢综随从刘义康南上。在孔熙先的劝说之后，谢综也有了酬报刘义康的心意。广州人周灵甫养有家兵部队，孔熙先拿出六十万钱给他，让他在广州会合兵力。周灵甫拿了钱一去不回。大将军府吏仲承祖，原为刘义康所信任，多次奉刘义康的命令来到京城，并且在暗中勾结心腹之人，窥测心怀不满的人。听说孔熙先有诚意，便秘密同他结交。丹阳尹徐湛之，平素受到刘义康的喜爱，虽然是舅父和外甥的关系，他对徐湛之的恩惠却超过对自家子弟，仲承祖因此和徐湛之结交，并且把秘密谋划的计划告诉给他。仲承祖南下，便将刘义康的心意告知萧思话

与范晔说：『原本打算和萧家结成姻亲，遗憾的是没能实现。我与范晔的情意本来很深，但因别人的闲话离间，使我们的关系出现不和。』

【注释】①规：谋划之意。

②周旋：这里指两人有了交往。

③餽：即带给。

④鸩：用毒酒毒死。

⑤略相署置：意为大概的对人

事作了一些安排。

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供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法静尼亦出入义康家内，皆感激旧恩，规①相拯拔，并与熙先往来。使法略罢道，本姓孙，改名景玄，以为臧质宁远参军。熙先善于治病，兼能诊脉。法静尼妹夫许耀，领队在台，宿卫殿省。尝有病，因法静尼就熙先乞治，为合汤一剂，耀疾即损。耀自往酬谢，因成周旋②。熙先以耀胆干可施，深相待结，因告逆谋，耀许为内应。豫章胡遵世，藩之子也，与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静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随之，付以笺书，陈说图讖。法静还，义康餽③熙先铜匕、铜镊、袍段、棋奩等物。熙先虑事泄，鸩④采藻杀之。湛之又谓晔等：『臧质见与异常，岁内当还，已报质，悉携门生义故，其亦当解人此旨，故应得健儿数百。质与萧思话款密，当仗要之，二人并受大将军眷遇，必无异同。思话三州义故众力，亦不减质。郡中文武，及合诸处侦逻，亦当不减千人。不忧兵力不足，但当勿失机耳。』乃略相署置⑤，湛之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晔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熙先左卫将军，其余皆有选拟。凡素所不善及不附义康者，又有别簿，并入死目。

【译文】

道人法略，先前受到刘义康的供养，被视作知己。王国寺尼姑法静也经常出入刘义康家，他们感激刘义康旧日的恩德，约定同甘共苦来报答他。他们跟孔熙先往来密切：孔熙先让法略还俗，恢复本姓孙，改名为景玄，并任他做臧质的宁远参军。

孔熙先善于治病，又会诊脉。尼姑法静的妹妹许耀，是值宿保卫皇城的领队，曾得病，托法静到孔熙先那里求医，孔熙先给他调和一剂汤药，许耀的病便药到即除。许耀亲自前去酬谢，两人经常交往便成为了朋友。孔熙先很赏识许耀的胆量，与他结成了深交，并将他谋反的意图告诉许耀，许耀也答应做内应。豫章胡遵世是胡藩的儿子，和法略的情感很融洽，也秘密相配合。法静南上，孔熙先打发婢女采藻随她前去，交给法静书信，信中陈说了图讖的内容。法静回来时，刘义康送给孔熙先铜匙、铜镊、袍段、棋盘、奩匣等礼物。孔熙先担心这事泄露，用毒酒害死采藻。徐湛之又对范晔等说：『臧质受到的待遇不同寻常，

他年内就要回来，我已经写信告诉他，让他带上所有的门生故旧，他也会同意我们，所以我们从他那里能得到几百壮士。臧质和萧思话感情很好，我们应当邀约他们，这两个人也都受过大将军的爱护厚待，一定忠诚没有二心。萧思话三州地方的部下故旧的力量，也不会比臧质的少。加上郡中的文武官员，以及会合各地方侦察巡逻人员，也该不少于一千人。不必担心兵力不足，只是不能错过时机。」于是便开始安排设置官员，徐湛之做抚军将军、扬州刺史，范晔做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孔熙先做左卫将军，其他人都考虑了任用。凡是平时关系不好以及不亲附刘义康的人，他都将其另立名簿，填入处死栏内。

熙先使弟休先为檄文曰：

夫休否相乘，道无恒泰，狂狡^①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②有一匡之勋，重耳^③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诞英姿，聪明睿智，拔自藩国，嗣位统天，忧劳万机，垂心庶务，是以邦内安逸，四海同风。而比年以来^④，奸竖乱政，刑罚乖淫，阴阳违舛，致使衅起萧墙，危祸萃集。贼臣赵伯符积怨含毒，遂纵奸凶，肆兵犯辟，祸流储宰，崇树非类，倾坠皇基。罪百浞、豷，过十玄、莽，开辟以来，未闻斯比。率土叩心，华夷泣血，咸怀亡身之诚，同思糜躯之报。

湛之、晔与行中领军萧思话、行护军将军臧质、行左卫将军孔熙先、建威将军孔休先，忠贯白日，诚著幽显^⑤，义痛其心，事伤其目，投命奋戈，万殒莫顾，即日斩伯符首，及其党与。虽豺狼即戮，王道惟新，而普天无主，群萌莫系^⑥。彭城王体自高祖，圣明在躬，德格天地，勋溢区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龙潜凤棲，于兹六稔，苍生饥德，亿兆渴化，岂唯东征有《鸛鷖》之歌，陕西有勿翦之思哉。灵祇告征祥之应，讖记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愜民望，正位辰极，非王而谁。

【译文】

孔熙先让他弟弟孔休先提前写好起事的檄文：

世上事情的吉凶是相互联系的，世道也不能永远安宁，狂暴狡猾之徒放纵作乱，圣明智的人就会将其歼灭。所以齐桓公小白才建树起匡扶天下的功勋，晋文公重耳才取得保卫天子的功绩。自从少帝景平年间开始，皇室内部便不断发生变故，已

【注释】①狂狡：文中指狂暴狡猾之徒。②小白：指齐桓公。③重耳：指晋文公。④比年以来：这里指少帝景平年间以来。⑤幽显：即幽明，指阴间神与阳间人。⑥系：归属之意。

故的皇帝天生英才，聪明睿智，他从藩王中被选拔做太子，即皇位后，忧劳军国事务，谨慎于细小的事情，因此国泰民安，四海清明。然而近年来，奸臣乱政，刑罚错乱，阴阳不顺，官廷祸难不断，灾难集中出现。贼臣赵伯符心怀怨恨，胸藏毒计，纵兵侵犯皇帝，祸害朝廷。他推崇扶植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时时让皇室的基业受到威胁。他的罪恶超过寒浞和他的儿子豷百倍，还超过刘玄和王莽十倍，他的罪恶自开天辟地以来都没有人能比得过。所以，全天下的人都为之痛心，汉夷各个民族都为此泣血，都怀着献身的诚意，决心为国家粉身碎骨。

徐湛之、范晔和行中领军萧思话、行护军将军臧质、行左卫将军孔熙先、建威将军孔休先，忠心至射日月，诚意彰著感动人神，为正义不伸而痛心，为国事危急而不忍目睹，舍命举兵，万死不顾，起兵当日斩下赵伯符的首级，诛歼他的党羽。虽然豺狼已被杀掉，王道焕然一新，但是天下没有圣明的君主，百姓没有归属。彭城王刘义康是高祖子孙，自身圣明，德高天地，勋业誉满天下，但世道不平，不能受到重用而处在南方藩国，如同龙潜在渊、凤栖于林，至今已经六年。苍生盼望德行崇高的帝王，天下百姓对圣明的教化渴盼如饥似渴，难道只有周公东征才会产生《鸛鸣》的歌谣？难道只有陕西百姓才会有思念召公的诗篇吗？神灵告知吉祥的征兆，讖记已经表明帝者的符瑞，这样上合天心，下悦民望，而能登上皇帝御座的，不是彭城王又有谁呢？

今遣行护军将军臧质等，赍^①皇帝玺绶，星驰奉迎。百官备礼，骆驿继进，并命群帅，镇戍有常。若干挠义徒，有犯无贷。昔年使反，湛之奉赐手敕，逆贼祸乱，预睹斯萌，令宣示朝贤，共拯危溺^②，无断谋事，失于后机，遂使圣躬滥酷，大变奄集，哀恨崩裂，抚心摧哽，不知何地，可以厝身^③。辄督厉庖顿，死而后已。

熙先以既为大事，宜须义康意旨，晔乃作义康与湛之书，宣示同党曰：

『吾凡人短才，生长富贵，任情用己，有过不闻，与物无恒，喜怒违实，致使小人多怨，士类不归。祸败已成，犹不觉悟，退加寻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复补。然至于尽心奉上，诚贯幽显，拳拳谨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宠骄盈，实不敢故为欺罔也。岂苞藏逆心，以招灰灭，所以推诚自信，不复防护异同^④，率意信

① 赍：捧着。
② 危溺：指国家处于危难之中。
③ 厝身：即藏身。
④ 异同：这里指别人的谗言。
⑤ 征：证据之意。

心，不顾万物议论，遂致谗巧潜构，众恶归集。甲奸险好利，负吾事深；乙凶愚不齿，扇长无赖；丙、丁趋走小子，唯知谄进，伺求长短，共造虚说，致令祸陷骨肉，诛戮无辜。凡在过衅，竟有何征^⑤，而刑罚所加，同之元恶，伤和枉理，感彻天地。

译文

如今派行护军将军臧质等人，拿着皇帝的御玺印绶昼夜急奔来迎接皇帝驾临，文武百官们已经准备就绪，陆续前进，并且命令所有的将士严格镇守各地加强警戒。如果有不法之徒肆意破坏，则严惩不贷。往年使者回来，徐湛之接到彭城王亲赐的手书，预料并告诫朝廷将有祸乱，看出祸乱征兆后，曾命令我们告知朝中贤臣，一起来拯救国家危难。但我们由于谋事不果断，错失良机，让天子陷入无边的灾难。等到大乱发生时，我们捶胸悲咽，不知该往哪里去。因此我们只有奋起疲弱之躯，死而后已。

孔熙先认为既然要干大事，必须凭借刘义康的意旨才是，范晔于是伪造一篇刘义康写给徐湛之的信，向他们同党宣示说：

『我无才无德，生在富贵皇室，自幼任性而行，有过失也无人指出，待人接物都没有恒心，喜怒之情常常不合世情，致使一些小人对我不多怀怨恨，善人贤士不肯前来归附。我自己的过失，却不能及时察觉，认真思索反省，才知道是咎由自取，虽然这种怨恨刻骨铭心，但现在又不知该如何弥补。然而至于尽心恭奉皇上，我的忠诚贯通幽明，诚恳谨慎，唯恐有不足之处，怎么可以仗恃宠信骄傲自满，实在不敢有意欺罔君上。难道还敢暗怀反逆的心思，因此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推心致诚表明自己的本心，不再提防回避有什么嫌隙，全凭着本性诚心，不顾虑众人会有什么议论。致使谗佞奸巧之徒暗中诬陷，众多罪名都归到我身上。甲某生性奸险，贪图小利，深深辜负了我的用心；乙某凶顽无耻，煽扬无稽之谈；丙某、丁某趋利小人，只知道谄媚求进，他们窥伺搜集我的短处，制造谣言，致使我兄弟骨肉相残，无辜之人被迫害。那些强加给我的罪名，究竟有什么根据，然而我所受到的刑罚全同元凶大恶，这样伤天害理，真使天地为之共愤。』

『吾虽幽逼^①，日苦，命在漏刻，义慨之士，时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间物情，土崩瓦解，必有朝夕。』

是为衅起群贤，滥延国家，夙夜愤踊，心腹交战。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怀义秉理者，宁可不识时运之会，而

注释

①幽逼：指遭

受幽禁。②顺：指皇

上。③豁然：形容一

下子明朗的样子，
这里指怨恨化解。

④ 忝：任职。⑤ 非

唯：不但之意。⑥ 冀

能：能。⑦ 收掩：即收

改过。⑧ 穷诘：追究之

意。

坐待横流邪。除君侧之恶，非唯一代，况此等狂乱罪戾，终古所无，加之翦戮，易于摧朽邪。可以吾意宣示众贤，若能同心奋发，族裂逆党，岂非功均创业，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战危，或致侵滥，若有一豪犯顺^②，诛及九族。处分之要，委之群贤，皆当谨奉朝廷，动止闻启。往日嫌怨，一时豁然^③，然后吾当谢罪北阙，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无恨。勉之勉之。』

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上于武帐问祖道，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而差互不得发。于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曰：『臣与范晔，本无素旧，中忝^④门下，与之邻省，屡来见就，故渐成周旋。比年以来，意态转见，倾动险忌，富贵情深，自谓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⑤攻伐朝士，讥谤圣时，乃上议朝廷，下及藩辅，驱扇同异，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简。近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将军府吏仲承祖腾晔及谢综等意，欲收合不逞，规有所建。以臣昔蒙义康接盼，又去岁群小为臣妄生风尘，谓必嫌惧，深见劝诱。兼云人情乐乱，机不可失，讖纬天文，并有征验。晔寻自来，复具陈此，并说臣议论转恶，全身为难。即以启闻，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状。于是悉出檄书、选事及同恶人名、手墨翰迹，谨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暗于交士，闻此逆谋，临启震惶，荒情无措。』诏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骇惋。晔素无行检，少负瑕衅，但以才艺可施，故收其所长，频加荣爵，遂参清显。而险利之性，有过溪壑，不识恩遇，犹怀怨愤。每存容养，冀能悛革^⑥，不谓同恶相济，狂悖至此。便可收掩^⑦，依法穷诘^⑧。』

译文

『虽然我被幽禁，度日艰难，随时会被处死，然而那些仗义的朋友，时时有书信寄来。告诉我天象和人事的变化，我觉得

土崩瓦解的形势，很快就会来临。因此群贤首先察觉征兆，散播全国，异常激愤，内心交战。朝廷中的君子和臣子中凡是明辨黑白、怀义守理的人，怎么不清醒认识到这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反而坐视邪恶的势力危害国家呢？清除皇帝旁边邪恶之臣，已经不止一个朝代如此，何况现在这等为非作恶狂暴逆乱的罪魁，自古少见，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将其剪除消灭，不是比摧枯拉朽更容易吗？可以把我的心意告诉各位贤士，假如我们同心协力灭除逆党，那不是和开国创业的功绩相等，如同重新缔造宋朝皇室的基业吗？但是兴兵作乱是很危险的事，可能会发生一些混乱，假如有一丝一毫触犯皇上的事，将会受到诛灭九族

的刑罚。策划大事的重任，交付给各位贤人办理，大家都要恭敬地尊奉朝廷，一举一动都要启奏。待到大家住日的嫌隙怨恨，一下子统统化解，然后我就该向皇上请罪，请有关部门处置，甘心受死。假如能够使国家得到安定，我也死而无怨。请诸位多加勉励。」

征北将军衡阳王刘义季、右将军南平王刘铄于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出京赴镇所，皇帝在武帐设宴饯别，范晔等人计划在这天作乱，但是出了差错没能实现。在十一月，徐湛之上表自首说：「我和范晔，原来没有交情，后来我们有幸在官中任职，又和他的官署邻近，他多次来相见，所以逐渐有了交往。近年来，他的心态显现出来，这人居心险恶，贪图高官厚禄，自以为没有得到更高的信任和重用，便产生了怨恨。不仅攻击朝中的人士，还讥刺圣明时代，还经常对上议论朝廷，对下议论藩王大臣，宣扬鼓动是非，思想言论放肆无忌。这类事情，我在先前呈上的奏表中全都写过。最近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突然让大将军府吏仲承祖转达范晔和谢综等人的意见，打算有所图谋。因为我过去受到过刘义康的接待关照，同时去年又有一些小人对我造谣诬蔑，他们认为我一定会对皇上产生又恨又怕的心理，所以就接受他们的劝说和引诱。而且又说喜欢混乱是人之常情，机会不错过，谶纬图书和天文星象，都有征候预兆。范晔不久亲自到来，又具体叙说了这事，并且说人们对我的议论更加险恶，想保全自己是很难的。我立即启奏上闻，接到敕令让我同他们应酬接近，详尽了解他们的情况。这时范晔全部拿出来他们的檄书、选官的文件以及同伙的人名册、亲手写的书信，我小心封好呈给皇上。这已可见他们的凶恶悖逆到了极点，古今少有能和他们相比的。由于我在交友方面思想糊涂，听到这样大逆不道的阴谋，在写奏书的时候还感到震恐惊慌，怀着恐惧之情不知所措。」宋文帝下诏说：「徐湛之奏奏的这些情况，很让人感到震惊可怕。范晔向来行为不检，年轻时就犯有前科，因为他才艺出众，所以我用他的长处，多次赐给他荣耀和爵位，并委以朝中要职。可是他险诈贪利的本性，超过了深沟大壑，不对主上的优待感恩，反而心怀怨恨。过去多次宽容，希望他能迅速改过，没有想到他竟然与恶人狼狽为奸，狂妄到如此地步。现在就可以将他收捕，依法严加追究。」

其夜，先呼晔及朝臣集华林东阁，止于客省。先已于外收综及熙先兄弟，并皆款服。于时上在延贤堂，遣

② 驱扇：结交之意。
③ 仓卒：突然之间。
④ 不即：不立刻之意。
⑤ 恂有所及：的确做了此事。
⑥ 就死：奔赴死亡。
⑦ 诘责：责备之意。

使问晬曰：『以卿恂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①怀，于例非少。亦知卿意难厌满，正是无理怨望，驱扇^②朋党而已，云何乃有异谋？』晬仓卒^③怖惧，不即^④首款。上重遣问曰：『卿与谢综、徐湛之、孔熙先谋逆，并已答款，独尚未死，征据见存，何不依实。』晬对曰：『今宗室磐石，蕃岳张时，设使窃发侥幸，方镇便来讨伐，几何而不诛夷。且臣位任过重，一阶两级，自然必至。如何以灭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臣虽泥下，朝廷许其恂有所及^⑤，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复遣问曰：『熙先近在华林门外，宁欲面辨之乎？』晬辞穷，乃曰：『熙先苟诬引臣，臣当如何。』熙先闻晬不服，笑谓殿中将军沈邵之曰：『凡诸处分，符檄书疏，皆范晬所造及治定。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晬乃具陈本末，曰：『久欲上闻，逆谋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迁至今。负国罪重，分甘诛戮。』

其夜，上使尚书仆射何尚之视之，问曰：『卿事何得至此？』晬曰：『君谓是何？』尚之曰：『卿自应解。』晬曰：『外人传庾尚书见憎，计与之无恶。谋逆之事，闻孔熙先说此，轻其小儿，不以经意。今忽受责，方觉为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无冤。弟就死^⑥之后，犹望君照此心也。』明日，仗士送晬付廷尉，入狱，问徐丹阳所在，然后知为湛之所发。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桡，上奇其才，遣人慰劳之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诘责^⑦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将三十作散骑郎，那不作贼。』

译文 这天夜里，朝廷先传范晬和朝臣在华林园东阁集合，先休息在客馆处。事前，皇上已在宫外将谢综和孔熙先兄弟收押，他们也都招供服罪。此时，宋文帝在廷贤堂派人问范晬说：『因为你的文才，才对你任用提拔，名位爵禄都如愿得到，给你的恩宠已经不少。也知道你很难满足，你的一些怨言牢骚，只是为了煽惑鼓动同党而已，为什么竟然起了谋反的心思？』范晬突然得知谋反之事败露，但他没有立刻招供认罪。宋文帝又一次派人来问说：『你同谢综、徐湛之、孔熙先等阴谋反逆，他们已经供认服罪，还没处死，现在证据确凿，你为什么还不从实招来？』范晬回答说：『如今皇室宗亲坚固如同磐石，藩国如同山岳般耸立，假使谁胆敢企图侥幸，各方藩镇就会前来讨伐，怎能不遭到诛灭？况且我的职位责任已经很重要，再晋升一阶两级的

事，会自然实现的。我为什么要拿灭族的危险来换取高位？古人说：「左手握着天下的地图，右手拿刀割自己的喉头，蠢人都不干这种事。」我虽然地位低下，然而皇上如果认为我的确做了此事，按照道理来想，我不可能有这种谋反的心思。」宋文帝又一次派人问说：「孔熙先就在华林园门外，难道你需要当面说清吗？」范晔无言可对，便说：「是孔熙先的诬陷牵连了我，我又能怎么办？」孔熙先听说范晔不认罪，笑着对殿中将军沈邵之说：「所有谋反策划的过程以及各种文件，都是范晔一手制作或由他改定。怎么到今天他还要做如此抵赖呢？」皇帝便把范晔亲笔的墨迹拿给他看，范晔才全部招供了事情的始末，说：「早就想禀明皇上知晓，但谋反的事迹还不明显，又希望这事能够自消自灭，所以推迟迁延到今天交代。我背叛国家，罪行深重，甘心受到诛杀。」

这天夜里，宋文帝派尚书仆射何尚之来看望范晔，问：「你怎么弄到这种地步？」范晔说：「您认为是什么缘故？」何尚之说：「你自己应该明白。」范晔说：「外面人传说庾尚书嫉恨我，我想我和他没有什么矛盾。阴谋反逆的事，是听孔熙先说起的，但轻视他是个小孩子，也没在意。今天忽然受到责问，才发觉这是犯罪。您正在用大道辅佐皇上治理天下，当使天下不再有冤屈。兄弟我被处死之后，还希望您能够明白我的心意。」第二天，派执仗的军士押送范晔交付给延尉审处，送进监狱，范晔问徐湛之在什么地方，而后知道了事情是徐湛之告发的。孔熙先临事招供，辞气不衰，宋文帝认为他有奇才，派人去慰劳他说：「以你的才能，却久在集书省不得升迁，按道理说是会有反叛之心的。这是我对不起你。」又责问原吏部尚书何尚之说：「让孔熙先年近三十岁了还是只做个散骑郎，他哪能不成为叛贼。」

熙先于狱中上书曰：「囚小人猖狂，识无远概^①，徒狗意气之小感，不料逆顺之大方。与第二弟休先首为奸谋，干犯^②国宪，壅脰脯醢^③，无补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录其一介之节，猥垂优逮之诏。恩非望始，没有遗荣，终古以来，未有斯比。夫盗马绝缨之臣，怀璧投书之士，其行至贱，其过至微，由识不世之恩，以尽躯命之报，卒能立功齐、魏，致勋秦、楚。囚虽身陷祸逆，名节俱丧，然少也慷慨，窃慕烈士之遗风。但坠崖之木，事绝升跻，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当身膏铁钺，诒诫方来，若使魂而有灵，结草无远。然

①

① 远概：即远

见。② 干犯：侵犯。

③ 壅脰脯醢：意为

切成肉块剁成肉酱。

④ 穷揽：穷尽的钻

研。⑤ 异枉直：指分

辨是非曲直。

区区丹抱，不负夙心，贪及视息，少得申畅。自惟性爱群书，心解算术，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穷揽^④，究其幽微。考论既往，诚多审验。谨略陈所知，条牒如故别状，愿且勿遗弃，存之中书。若囚死之后，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衅责。」所陈并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残之祸，其言深切。

晔在狱，与综及熙先异处，乃称疾求移考堂，欲近综等。见听，与综等果得隔壁。遥问综曰：『始被收时，疑谁所告？』综云：『不知。』晔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在狱为诗曰：『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懵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⑤。』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

译文

孔熙先在狱中给皇帝写信说：『我是个狂妄放肆的小人，没有远见，屈从个人的意气用事，而不顾叛逆和忠顺这一大节。

与二弟孔休先带头策划奸计，触犯国法，即使我们粉身碎骨剥成肉酱，但也弥补不了我们的罪过。陛下伟大圣明宽宏大量，心胸宽如大海，不弃我微不足道的小节，荣蒙发下来宽大的诏书。这样的恩惠原本是没有想到的，即便是我死了也有不尽的荣幸，自古以来，没有能同这样的恩德相比的。那盗马和扯断冠缨的臣子，那怀璧投书的士人，他们的行为最低贱，他们的过失很微小，由于他们认识到受了国君前所未有的恩宠，所以竭尽捐躯舍命的报效，终于能为齐国、魏国立功，得到秦国、楚国的勋赏。罪囚我虽然陷于叛逆，名誉和节操都已丧失，然而我从青年时代就怀抱慷慨的志向，私心仰慕古代忠烈之士的遗风。可是从山崖上倒下来的大树，断绝了再攀登的希望，从翻盆里倒出的水，不会有收取回来的可能。当受斧钺之刑，给后来的人留下教训，假如死后有知，那么一定对皇上结草相报。然而我怀有一片丹忱，就是不想辜负从前的志向，珍惜得到的生存时机，多少还可以申述我的心怀。我自己认为生来喜爱群书，理解算术，凡是智力所能接触的领域，无不穷尽地钻研，探索其深微之处。以往我考察论述过的事情，确实多有应验。谨在这里把我所知的事情略加陈述，分条书写如另外附上的材料，希望陛下不要即刻遗弃，把它们存在内府。假如我死之后，或许可以保存下来，这样我在九泉之下，多少可以弥补我的罪过。』孔熙先所陈述的天文占卜情况，图识上都预言了皇帝将遭到骨肉相残的祸患的事，他的话很深刻切实。

范晔在狱中，开始没有与谢综及孔熙先关押在同一个地方。于是范晔声称自己有病，要求换个地方，想要接近谢综等人。

要求得到准许，果然让他和谢综住在隔壁。范晔远远地问谢综说：「起初被逮捕时，你猜想是谁告发的？」谢综说：「不知道。」范晔说：「就是徐童。」徐童，是指徐湛之，他的小名叫仙童。范晔在狱里作诗说：「虽然祸与福本来没有什么预兆，但人终归有一死。命中注定未来的期限，谁有能力延长一息。活着的事情可以知道，未来变化多端不可预料。好人恶人无论好歹都归于一丘黄土，又何必分辨什么是非曲直。也不管是死在东陵之丘，还是埋在首阳山侧。虽然不能像嵇康那样临死前从容弹琴，但总还能做到像夏侯玄那样死无惧色。留言给活着的士人君子，这条路上也将有你们的足迹。」

晔本意谓入狱便死，而上穷^①治其狱，遂经二旬，晔更有生望。狱吏因戏之曰：「外传詹事或当长系。」晔闻之惊喜，综、熙先笑之曰：「詹事尝共畴昔事时，无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跃马顾盼，自以为一世之雄。而今扰攘纷纭，畏死乃尔。设令今时赐以性命，人臣图主，何颜可以生存。」晔谓卫狱将曰：「惜哉！薤如此人。」将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晔曰：「大将言是也。」

将出市^②，晔最在前，于狱门顾谓综曰：「今日次第，当以位邪？」综曰：「贼帅为先。」在道语笑，初无暂止。至市，问综曰：「时欲至未？」综曰：「势不复久。」晔既食，又苦劝综，综曰：「此异病笃，何事强饭？」晔家人悉至市，监刑职司问：「须相见不？」晔问综曰：「家人以来，幸得相见，将不暂别。」综曰：「别与不别，亦何所存。来必当号泣，正足乱人意。」晔曰：「号泣何关人，向见道边亲故相瞻望，亦殊胜不见。吾意故欲相见。」于是呼前。晔妻先下抚其子，回骂晔曰：「君不为百岁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杀子孙？」晔干笑云罪至而已。晔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无极，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击晔颈及颊，晔颜色不怍。妻云：「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来别，晔悲涕流涟，综曰：「舅殊不同夏侯色。」晔收泪而止。综母以子弟自蹈^③逆乱，独不出视。晔语综曰：「姊今不来，胜人多也。」晔转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掷晔，呼晔为别驾数十声。晔问曰：「汝悲我邪？」藹曰：「今日何缘复悲，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至是与徐湛之书，云「当

①穷：深究。
②出市：这里指赴刑场。
③自蹈：自陷之意。
④徙：流放之意。